溫州經籍志

温州經籍志卷十六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兵家類

宋

鮑氏極平戎書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薛氏季宣校定風后握奇經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存

自敘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眾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籍成章而存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

走遊新都頗復觀覽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詳究聞成都廣碁盤市雜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閭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爲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爲旗法前古服章之辨爲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袁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甯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志兵陰陽家猶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曉出淨僞訾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黃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

武君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亾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爲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爲天下者尙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爲慨歎舊文奥密尙多錯綜徽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李筌繪爲八陣既爲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爲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爲詮定其文并繪陣圖於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艮齋浪語集三十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風后握奇經一卷永嘉薛士龍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讃述多所發明并寫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

案艮齋所校握奇經今無單行本惟浪語集第三十卷尙載其全帙明人漢魏叢書所刊者係從高似孫子略弟一卷鈔出每

句下所注異同與艮齋校語一一符合攷似孫宋慶元閒人嘗戲詩侒韓侂胄爲陳振孫所譏見直齋書錄解題二十其人在艮齋後益知竊艮齋本爲已校而諱其所自故子略此經序竟不及艮齋本也其閒偶有異同如高本經文後有八陳總述四字爲一行又有晉平虜將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馬隆總述二十三字爲一行艮齋本止題馬隆總述四字又高本奇兵贊在飛龍翔鳥蛇蟠虎翼四陳後艮齋本移於四陳前艮齋曰注云舊在正陳下移此以便乎讀此又高據別本改艮齋本以掩其剽竊之迹也艮齋校語精詳高本亦多所刪削然今所傳握奇大抵皆高本自錄家不復知其爲艮齋舊校故略辨之以發高氏之覆且使世之欲見握奇善本者知於浪語集求之耳

又案陳文節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此載文集五十一載

艮齋所校書握奇經外尚有陰符經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贛易林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揲蓍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諸書蓋皆流覽之際偶下丹鉛既非別爲定本無庸一一箸錄萬厤溫州府志藝文門於艮齋箸述坿載校讎陰符經山海經二種乾隆永嘉縣志同殊可不必今以握奇讎勘精詳且陳錄已載故加甄采餘並不登用袪繁縟

陳氏堯英

兵書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案陳秀伯兵書紹興七年三月所上見水心集墓誌詳十二卷請朝政序下

佚

王氏自中

孫子新略注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孫子新略前後序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作孫子新略無注字今從宋元學案五十六

二卷宋元學案五十六

佚

陳氏直中孫子發微 止齋文集四十

佚

自序代陳傅良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擯勿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覩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已見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於外而虜酋盜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為為之也 止齋文集四十 原注代陳顒閣作

案陳直中字頤剛籍貫事跡舊府縣志無攷惟陳止齋集四十分韻送王德脩詩序載松風軒分韻送行會者十有四人皆吾鄉人也而頤剛與焉其所箸孫子發微舊志亦未箸錄惟止齋代作敘尚見集中今據補入又止齋集六有陳頤剛注孫子許拾遺贈詩用韻寄之詩許拾遺謂許深父及之涉齋集十一寄頤剛詩有注成兵法有奇志閑過壯年之句應呫心卽指此書也又有酬陳頤剛詩云憂世還當路論兵有故家薛艮齋浪語集二十四與鄭景望書云陳頤剛比相會云留屢拜書便間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寬裕沈審必令內外無間爲貴是頤剛亦與乾淳諸老往還講學者不徒喜譚兵也

戴氏溪將鑑論斷宋史藝文志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並作歷代將鑑博議百川書志四作將鑑博議論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一百

十卷宋史藝文志六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將鑑論斷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舊本題戴溪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隱春秋傳序稱其字曰少望則此書當爲溪作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開禧中尙官資善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爲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輯古來善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三人各以時代爲次每人之下皆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而反覆論其所以然大抵多爲南渡後時事而發如第一條誡孫武之徒能滅楚終於恃强以亾吳蓋隱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吳讎爲春秋大夫稱一則又隱激諸將恢復之心而耿弇一條竇憲一條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尙仁義賤權

謀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讀三略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拯焚溺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爲宋麻沙版明武定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莲賓序題曰將鑑博議與宋版不同考永樂大典已引爲將鑑博議則其來久矣

并觀瑣言上大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亾亾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迹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

復仇對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

佚

蔡氏卓林氏𣄃安邊史鑑

一百九十六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元試國子蔡卓縣分無攷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上書補官林𣄃字元翊端平間伏闕上書賜免解令修進安邊史鑑補福州文學廣東經畧

案蔡卓事跡無攷萬厤府志選舉門載元試國子有其名或卓入元後曾應試或卓試國子在宋時府志以爲元人均未可定也

明

趙氏士楨神器譜千頃堂書目十三神器譜上有東嘉二字今從明刊本

一卷千頃堂書目十三作四卷今從明刊本

存遜學齋藏明刊本

恭進神器疏文華殿中書臣趙士楨謹奏爲恭進制勝利器以振國威以彰天討事臣歷稽載籍五兵慘烈無如鬱攸然其用法唯預蓄毒藥藏之車箱相其林木茂密舟艭鉤連之處因風縱發以求得志而已未聞製器置機用藥發彈命中方寸遠殺人以寡制衆以弱攻强爲物細而取效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有出於古法之上者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成祖文皇帝三犂虜庭建置神機諸營專習鎗砲以都督焦玉輩掌管是以武功超邁前王威嚴遠震殊俗列聖相承四海康阜弘正之間虜漸生心世廟之時倭更猖獗皆緣衣袽不戒桑土罔徹舊制弛而强弱之勢殊也臣生長海濱少經倭患自琉球告變海外許儀厚

密報閩中臣靜言思之四裔酋長尚知輸款絕域流人不忘故國乃臣
策名淸時濫竽侍從苟無以報憂辱之分是夷酋羈旅之不若矣頻年
以來遍詢胡宗憲戚繼光二臣部曲俱稱倭之長技在砲鋒刃未交心
膽已怯臣因思兵家倍數及先後着之說一意講求神器欲期邊吏禦
敵憑藉勢焰先挫兇鋒然後易於接戰旣得西洋銃於遊擊將軍陳寅
又得嚕密番銃於錦衣衛指揮朶思麻條上用兵八害內及番銃已經
兵部議覆製造奉有明旨但題覆疏內令京營具式咨送工部京營原
無此式何從咨送臣謹製造十有餘門俱各試較停妥敬以二式四門
並臣參酌佛郞機番銃之間造掣電銃二門損益鳥銃三眼銃之間造
迅雷銃一座通共六門一座再抒得銃緣由繪圖打放式樣恭進御前
伏乞皇上勅下工部以臣存留在寓者爲式成造不但可以防倭然亦
足以制虜臣又聞思麻言其本國神器酋長秩要職專非藝精不預玆

選演習打放卽寒暑不爲少輟前月經理奏報亦稱倭奴絕食之時惟放銃者給米餘皆任其枵腹蓋重之也是以兩國假威神器稱雄東西夫神器匠作主造將吏主用士卒服習必須彼此知製之工拙上下明用之利鈍乃顯器利中國承平日久士苴玆器每每令庸工造之庸將主之庸兵習之造者不盡其制主者不究其用習者不殫其妙因循玩愒人自爲心彼此推諉泯造泯用更有宇下柔脆冀藉進取市井庸流思借覔利不解前人制作唯圖駭目易售添足畫蛇弄巧成拙坐致不效乃當事者不鏡其故反咎銃爲不便不利甘棄以資敵我則盡受其害昏昏夢境而不自覺臣創爲此說恭進玆器不知臣者非疑臣爲干進則薄臣爲喜事然臣之心不得已者有四臣隱憂明時師老財詘將吏未見戮力南北不胥同仇禍結兵連靡所底止深信神器之利用之有方足以挫賊兇鋒則息肩有望除之有素堪稱不餉之兵則勞費可

節庶幾不留不虞中外民力少甦故亟亟盡芹曝之忱者一也兵部令
京營具樣轉咨工部京營雖訪之於臣萬一製造打放兩不如法使在
廷之臣反得議臣之後諸臣虛誑則臣區區狗馬一念終不白於天下
矣不得不預鳴於皇上之前者二也思麻撒帶神器度雪嶺涉極河逾
崑崙重譯獻獅以修職貢寒暑八更始達都下皇祖宣思麻而不發未
必非天心默相以遺陛下爲制服倭奴之具使陛下今日神武布昭於
夷夏者也迄今四十餘年年已七十有四都中人士罕有一問之者臣
旣廉知其器若不奏明於皇上之前其式不得推廣其技罔敢演習必
致湮沒甚屬可惜我中國雖以德勝不嗜殺人有事征討必期果於殺
斯足以止其殺旣宜以殺止殺又安得不用此以收全勝之功哉故臣
不得不喋喋者三也攻戰之具原非臣下私家可蓄之物旣以爲國而
製當卽明之於朝若緣人微言輕之故相機趨會爰決進止是務作用

以覬諸俗挾權謀以赴功名者流臣甚恥之不得不仰瀆宸嚴者四也

臣以遲暮之年貪與時左且術疏趨附孤踪寡援自知明甚然猶殫竭

心力甘受非笑不畏危機哆口言兵身可死而心不肯灰將以媿天下

之爲人臣營營身謀泄泄國事者耳臣實無他希冀也神器制用臣數

年之前即與戚繼光舊日材官林芳聲呂慨楊鑑陳錄高風葉子高輩

朝夕講究近復證之思麻陳寅利鈍洞然方敢成造恭進尤非臣一己

逞臆杜撰者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悚息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萬厤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上初四日奉聖旨圖器著進覽這所奏該

部看了來說

茲編竣事客有謂楨曰伎倆止爾遂豕黔驢人將笑之楨曰不然倭守

長兵未聞有兩只以器精兼之服習便可制人今日政患其多戰陣間

不能盡用耳兵貴精不貴多亦留有解於心否仲升平平畢竟何事不

笑不足以爲道楨審之熟矣先生請質之大人長子

自敘

夫用兵之道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鄉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漢志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兼形勢包陰陽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種分區別莫不備載獨無火攻篇漢唐名將用火攻勝者甚衆近代器則愈多而愈無實用矣惟少保戚公神解斯旨著論甚悉以鳥銃爲最善今北邊終不服習視此若贅疣然余友趙常吉數上書策倭又極言用兵之害深謀遠慮出自胸懷所製神器輕疾遠過倭銃繪圖著說悉臻妙理可謂良工苦心矣嗚呼余世蒙國恩濫竽偏裨不能殫精竭智輸能明時以報所受常吉持籌管筆無疆場之寄三軍之任乃憂國忘家義備敵懷斯軌人之所敬畏權總之所煒嘩者也常吉書成而所製諸器獻之當宁或人譏其爲好名余曰不然昔趙營平振旅還客說其歸功兩將軍營平曰

晉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言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余讀其傳未嘗不泫然歎忠臣謀國之遠如此夫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非賢者宜同心戮力奮繇直道如是則島夷可滅强國不犯之道也若皆以遏沮爲嫌容容後禍此人臣不忠之利國家何賴焉余故重嘉當吉之志敬題數語且以識余之深愧云萬厤戊戌夏四月京城巡捕左參將汝南王延世書

續神器譜

一卷

存 遜學齋藏 明刊本

兵陰道也我能往寇亦能往斯語亦前聞之矣乃神器陽言無隱者何蕞爾島夷敢於仰抗王師蹂躪屬藩者以此六年之間大兵再舉

費千萬竟未能席卷無餘彈丸黑子之地必待天威震怒氛祲潛消然
後撃而逐之李氏者亦以此陽言無隱不過望師貞丈人加其倍數以
備緩急之時反以制之勝之非跡於彼我兩能之說也中國水陸神器
有戰具攻具守具伏具倭奴專精鳥銃二三百步之外嚕密諸器足先
制賊紙甲籐牌儘可自衛鳥銃雖精遠難迫我但近鬪對馬島大鳥銃
有佛郎機之烈更能命中則又出常技之上似非牌甲可禦不惟後日
患之前時二三驍將間爲所困緣是舉慮竭愚用長筒加厚仍旁照門
照星綉子銃於筒後不令傚口泄氣有佛郎機之便而準則過之有大
鳥銃之準而便則過之對壘之際敵一舉放我已三四發彈是以便勝
之也若置輕車之上有車數輛陸續衝撃猛烈之勢足埒大將軍而離
合縱横進退俯仰較大將軍殊爲輕便倭既以鳥名銃茲器奮撃飛揚
可以制之名曰鷹揚倭見我兵舉銃輒伏地上因製鑿同一經機發火

燃下上彈既並出雖伏奚避名曰震疊北方馬上用三眼銃以禦虜騎虜頗畏之然放畢舉以搏擊頭重起艱利害相半兼之甚難討準往往虛發因變其制用照星照牀後尾鉤箸鞋帶左手執銃對敵右手懸刀燃火放畢爲盾舉刀迎敵馬上可備出奇挫堅步下極便伏路急擊名曰翼虎取西洋銃之輕加之以狠嚕密機之快加之以巧日本牀之便加之以穩用備趨利遠道名曰三長兵以正合以奇勝山林之間村落之內勢難用眾陡然遇敵神器雍於顧盼手足拘於忙迫發銃不中恐被賊窘製爲雙機常留其一使奇正各於一器可以自相犄角名曰奇勝茲譜有五迺前爲九再加一二疇釁大器付之有能之將神明變通製輕車拒馬傘以自衛儲陰雨可用之器以濟其短車後以步卒隨宜結陣防敵死鬬急擊騎兵各帶弓矢間攜翼虎以備逐北出奇奇正相因短長相衛車徒相習遲速相濟進則無前退則難迫眞百戰不殆之

術也爰其圖式用告同仇凡裝飽打放架剪龍脈機前譜已備者茲不載列萬厤戊戌仲秋吉旦東嘉趙士楨題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年來虞倭虞虜不求制馭之策楨竊惑焉爰作二譜用遺邊吏結網以臨淵乎非好事而妄爲之也

自跋

自昔談兵必較長技於兩壘得長者勝與均勝負均藉令掩其長而巧獨擅則勝算在我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自倭奴起海上刀陣之外最毒火器蹂躪歲久屍成京觀吳越人漸習其技破刀陣皆有法而又倣效其火器以禦賊賊始敗衂去不來第其於器工巧便習終有弗及是其長技猶在賊也屬者魁妖席卷倭衆吞朝我與國懸軍遠救職在剎脈頻年煩頓師老財匱當是時海內志士讜臣紛起而談兵莫不嗔目語雖大率張空拳揚揚氣耳我友趙中舍常吉獨能刻意戰陣匯納百家皆能得其奧窔又以賊長技在火器而不能掩其長是兩鬬者以

如韋之手披强頰也有自仆耳因散金結客窮蒐冥思苦堅生慧巧熟兩湊蒐得嚕密番銃水西洋鳥銃皆中國所未傳武庫所未有者而參合倭器𢷬制鷹揚砲尊之曰神器古人先勝後戰亦恃此以往兵事固不盡此而此是以制其死命矣先後箸有譜有續譜而續譜較譜益精再擬奏御求自附於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之義而皆關於柄者曾不能飛流萬彈貫賊胸腹於豕哭鴟張海內扼腕人人矣夫流波在聽不必予野成風運斤不必輪扁世人貴遠賤近必謂常吉裒衣文士參口談天終非把刀剪手便相忽易不知文武吉甫詩書郤穀原非介胄而不龜之藥千乘過風之壺千金制人之術固不在多也世人貴遠固矣夫制器莫如古人宜其思竭乃令有倭器古所不逮今又有神器倭所不逮即如諸名家陣法皆是古法變而制爲己陣何有窮也故凡祖一器𢷬一藝皆是開山行輩宜百世享祀者也其人不易窺測矣或乃謂

蛩蛩之謀不過恍草熊羆眼直惡人橫目彼方購蜃氣樓臺而此乃奮
射潮強弩固宜其齟齬不入也則余惑滋甚癸不欲衛足乎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也甞若蹊直蘭羞紫泥待詔載筆榮過自足尊高而越俎談
兵干金坐散語必髮上指腸爲九迴而肱經三折也竟何爲者釋女拾
其織而憂國晉卒不共匕而知防女子小人尙知忠憤況根心負氣而
可盡茅靡波流也雖然兵事尙祕言必去梯桼何以法所禁書而班布
方冊不虞有倒持太阿之誚乎豈不以道旣不行而遂欲如虞卿著書
詔人也予謂甞吉身雖陸沈而道可坐進詔不云乎賈貫不與人爭價
而謹司時博者之用梟可握則握當會則會世事好推移其具在我時
至而蔚翻虎變俄頃間矣己亥孟夏旣望楚人王同軌撰

案後湖趙舍人士楨道光樂淸縣志書翰傳有傳所箸神器譜

一卷續譜一卷並萬厤戊戌所進黃氏千頃堂書目作四卷疑

常吉州有增定足本也前譜爲鎗四曰嚕密曰西洋曰掣電曰迅雷續譜爲鎗五曰鷹揚曰震疊曰三長曰翼虎曰奇勝並繪其形制及施放鑄造法式各爲之圖而附以說其西洋鎗則得之遊擊將軍陳寅嚕密鎗則得之錦衣衛指揮朵思麻掣電迅雷諸鎗則常吉以己意增損制之者陳寅乾隆平陽縣志武功傳有傳云萬曆閒以將才薦官至總兵惟不云嘗爲遊擊將軍未知卽此人否朵思麻無攷常吉進疏稱思麻攜帶神器度雪嶺涉恒河逾崑崙重譯獻獅皇祖官思麻而不發迄今四十餘年年已七十有四云云則思麻爲西域人之留中國者攷明史西域傳四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獻獅子西牛嚕密魯迷譯音相近思麻殆卽是時入貢使臣也又錢曾讀書敏求記三載火攻全一卷未知撰自何人稱李承勳朱鵬擢趙士楨並負笈其火器門造才授藝以此譜攷之彼書或出陳寅及朵思麻手也

之利權輿元氏明之中葉制造益精此譜所載足見其概然我
朝嘉道以來西北諸夷互市海上所制火器機巧百出此書
在明時爲最精之矩式在今日則已陳之芻狗矣
又案常吉此書明史及舊通志府縣志並未著錄明以來兵家
書亦無論及者惟焦勗火攻挈要序云火攻專書惟趙氏藏書
海外火攻神器圖說其中法則規制悉皆西洋正傳所稱趙氏
藏書疑即此譜也

備邊屯田車銃議

三卷

存吳省蘭刊
海珠塵本

文華殿中書臣趙士楨謹奏爲恭進防邊奇器并陳末議以張國威以
裕國用事臣本草茅幸際聖明承乏清切之地供奉筆硯之暇分量既

潢飲河榮遇復逾涯涘自宜雖伏敢望雄飛惟此狗馬竭忠酬恩之志
夔盛虞明之心由挫抑而愈銳愈堅即毫末不忍居人之後竊見歷年
國家不經之費適與帑藏匱乏相值仰廑聖心憂切宵旰臣夙夜思維
究其所以乃知武事不講使然因窮竭心力矢志咨諏頗得經國要領
敬將所製車銃繪圖箸說并抒屯田車銃二議恭進御前倘蒙用臣屯
田之議每歲太倉可贏百萬用臣車銃之議每歲額費可省百萬非臣
創自今日臣九年之前請開天津各處之田六年之前請用神器具式
恭進奉聖旨圖器箸進覽這所奏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至今不行題覆
近見巡撫汪應蛟奏稱天津開田有效則臣屯田之言幸驗矣巡案揚
宏科極口退敵全賴噜密等銃臣請用神器之言幸驗矣兼之敵使入
京之時臣請募南北丁壯二萬乘屯田之機訓練以防有事不行題覆
卒致征調驛騷坐費太倉千萬及敵人負約議戰臣審朝鮮形勢疏請

省騎用步兵部覆題不妨鐵騎並用泗川之役爲騎所累致損人馬一萬七千有奇並陸續倒死官馬數萬是又足徵臣言不幸之驗大都宇內財力兵力雖與國初不同若得善於用兵用財之人悉心料理卽倉卒亦易措辦惟神器一節非歲月不能遽成臣感時觸衷輒敢敬申前說伏望皇上勅下戶兵工三部及都察院幷協理戎政尚書詳加會議屯田之策車銃之法如果富强有裨先從京營敎習然後行之九邊如係誇詡虛無捕捉風影治臣欺誑之罪如以錢糧不敷臣見東事方起之時錦衣指揮許濬祥疏請捐銀五千以助軍餉事平尚未輸納又查先年備倭營請銀三萬營伍裁革尙有餘銀見貯府庫儘足以供一營三五千人車銃之費是又鞏固神京建威消萌一大機搆也爲此具本親賫奏聞

無徵不信臣旣紬二議幷車銃恭進總之望經國者於節財之流較之

開財之源尤宜加意然節財之源究竟機要在乎詰戎詰戎機要在乎節制除器兵家節制臣無軍旅之寄末由自見惟器械製用目擊征討無策數年之閒因書求利得臻神理謹臚陳諸器以徵臣言非誑敢爲身名計哉敢爲身名計哉臣士楨謹跋車銃圖跋

狡倭入寇之道鄭若曾籌海圖編亦云詳矣臣緣玆書成於世廟季年東北朝鮮之路似乎闕略謹案此路不候風汛順逆惟憑潮汐往來較我東南十百其易臣特表而出之今釁端萌矣必得虜在目中方能決勝千里肩安攘之寄者宜爲因時轉圜之圖無作刻舟求劍之策斯狡謀可伐否則毫釐之差難免千里之謬倘謂倭强難制臣聞漢人有言匈奴不足當中國大縣倭奴亦然只緣醜類生長金革兵民不分倭奴專尚刀銃虜人專重騎射刀銃騎射精工可以結歡酋長推重部落獵取富貴猶吾中國士人之習舉業舉業見售便可高出當世坐致青雲

建樹勳伐等耳安得其人不驍勁於吾人哉推類至此當軸秉樞倘肎移謀身之心以之謀國聊爲斡旋之機文事與武事交重使髦斯士期赴功名之會者亦各文藝與武藝兼習卽不能兼而有之似當求靑衿懷經國之具兒致有干城之才者方克纘庸我中國之强百倍類醜矣何但禦之邊塞防之海濱卽囊括沙漠吞吸滄溟自有其人特不屑耳又何難制爲患哉臣趙士楨謹跋

倭情屯田議跋

臣觀邇來海內縉紳士庶談東事者靡不謂狡倭盜邊之路南易而北難殊不知百年之前朝鮮强盛足以抗倭是我之外藩一何固也在中國又有平江伯陳瑄迎擊於琉球海上出洋千里逐北追奔數千餘里迨至朝鮮昇上燔燬沈溺幾無噍類廣寧伯劉江望海窩之戰倭奴精銳數千一時駢首就戮竟使片帆不返是內之威靈氣焰又何盛也朝鮮積弱於章句繼以效顰流連光景遺棄政事濫觴以至荒淫沈湎陵

夷溷亂召此板蕩播遷之禍茲者奄奄殘息不能復振是我藩籬盡撤矣兼之世遠人亾陳劉二臣之威名亦既渺邈無聞矣數年用兵將之才略兵之技能器之利鈍倭更知之審矣縱使原無大志亦當狡焉生心北來海道之易已備議中又非南中春分以後海中東高西低淚頭來順去逆秋分以後西高東低淚頭去順來逆一歲風汛有當防不防之期審時度勢難易情形臣知之甚明見之甚眞既紬末議復繪圖略如左罔郎嫌怨甘犯忌諱惟不忍見此眈延推諉苟安目前任遺難制之敵於君父釀成後日之憂而不顧惟皇上俯賜詳覽疆場幸甚藩服幸甚 中國朝鮮日本形勢圖略引

千頃堂書目二十六趙士禎 當作楨 號後湖永嘉人太學生中書舍人

案備邊屯田車銃議南匯吳省蘭藝海珠塵所刊者凡三卷上卷爲防邊車銃議中卷爲車銃圖下卷爲倭情屯田議其大旨

謂用兵之道當以車自衛以鎗殺敵故其議極陳車銃之利圖則載車上命中銃砲火器七種曰鷹揚砲曰軒轅鎗曰噲密鎗曰九頭鳥曰旋機翼火曰掣電曰火剪溜又戰酣發連并備敵衝突銃二種曰連銃曰百子佛郎機又輔車士卒火器十種曰三眼鎗曰雙頭銃曰三神欃曰電光劒曰葵花銃曰天蓬鏟曰火箭刀溜形曰步下翼虎銃曰鍬銃曰钁銃又車圖則分車之裏面外面輪轅前衛後殿左翼右衛左斜衛右斜衛左後殿右後殿各爲之圖屯田議則請召募南北丁壯以屯於遵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後坿中國朝鮮日本形勢圖略其屯田議跋自云書成於世廟季年車銃議末又云臣謹於萬厤二十五年條上用兵八害內及番銃蒙兵部覆題令京營具式轉咨工部製造奉聖旨是京營無式臣敬捐貲造銃四樣於二十

六年五月內具本恭進奉聖旨圖器著進覽這所奏該部看了來說至今未奉題奏云云蓋其書成於進神器譜之後也又案趙常吉事跡樂清縣志所載未詳惟萬厯野獲編二十三載其善八法以布衣召入直文華殿江陵奪情杖諸諫者於闕下趙故與艾沈諸公善因楚服褰館持黑羊股調護於血肉中以此知名喜談兵事工騎射講火器屢上疏請自效不報見公卿藝諫抗不為禮亦奇士也趙初得官鴻臚寺主簿晉中書舍人以歿足見常吉風節梗概又劉若愚酌中志二紀萬厯癸卯妖書事云皦生光正法後數年京都中皆曰妖書是東嘉趙士楨所作士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託病不出及皦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鳥銃議車銃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

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野獲編補遺三則辨其不然然萌中志稱常吉造鳥銃議車陣議屯田則正與此二書合故撮錄之用備攷證焉

李氏繼樹折衝紀述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法家類

元

王氏與無冤錄 千頃堂書目十作王與撰萬歷溫州府志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作王淵撰並誤今從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一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一元史藝文志三 千頃堂書目十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平津館鑒藏書記補遺並作一卷

存 格致叢書本全 枚吳氏刊本

治獄乃事也治獄之道惟檢屍爲至難毫釐之差生死繫焉定驗不明

雖善於聽斷者亦末如之何已昔宋惠父念獄情之失由定驗之誤曾
爲洗冤錄趙逸齋又訂平冤錄吁冤而至洗至於平猶鑿龍門以決澎
湃固不若長江安流滔滔晝夜而無聲也欽惟聖朝愼於庶獄敬明乃
罰天下無冤民當不尙美於漢余濫叨察廉之寄歷試檢覆之難因觀
洗冤平冤二錄互有損益遂以省部見降考試程式爲持循之本參攷
異同分門別類凡檢驗格例序於卷首遵而行之庶幾謹之於始民自
不冤僭目曰無冤錄若夫承流宣化道德齊禮仰副聖天子無刑之化
則既進於古治矣是編亦奚以爲至大改元歲在戊申長至日東甌王
與書於儒志山舍

千頃堂書目十王乘無冤錄一卷永嘉人一稱羊角山叟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一無冤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

跋永樂大典載此書題元王與撰與不知何許人卷中自稱昔任鹽官

檢二孕婦事蓋嘗官海鹽縣令永樂大典載其自序一篇題至大改元之歲是武宗戊申年作也所載多至元元貞大德間官牒條格又多引平冤錄洗冤錄之文而稍爲駁正上卷皆官吏之章程下卷皆屍傷之辨別其論銀釵試毒非真銀則濁穢色必變論自縊勒死之分皆發二錄所未發至今猶遵用之至上卷駁洗冤錄食顙在前氣顙在後之誤而下卷自割條中乃仍用洗冤錄一寸七分食氣系並斷一寸五分食系斷氣系微破之說則亦未爲精密矣

平津館鑒藏書記補遺寫本新刻無冤錄一卷題錢唐胡文煥德甫校前有洪武十七年羊角山叟序稱東甌王氏作據　四庫全書所收本是元王與撰永樂大典有自序一篇題至大改元之歲此本無之庫本作二卷此本併作一卷

顧廣圻重刻宋元檢驗三錄後序宋代始有檢驗之書然自內恕錄等

皆亡佚無考其存者莫先於淳熙間宋慈惠父洗冤集錄向得元槧本丁卯歲爲孫淵如觀察摹刻於江甯附唐律疏議後以行旋又得無名氏平冤錄元東甌王氏無冤錄二種皆舊鈔本乃并取三錄合成一編適觀察以戊辰秋請假南下用舉告之謀別刻而未果也今年夏謁山尊學士於紫陽書院語及索觀曰是不可使無傳遂附刻焉考前乎此明胡文煥格致叢書中已嘗三錄並刊然所據未精譌脫累累且其本亦艱數覯今固勝之遠甚而一編單行人盡可得想觀察知是舉也必同其快矣思適齋集八

欽恤集李孝光樂清縣令王公行狀

佚

趙許序天以春生萬物肅之以秋聖人以德化萬民齊之以刑故五刑之用必曰天討而四方司政亦曰天牧天齊於民敬逆天命惟克天德

具嚴天威甫刑一書無一言不歸之天者以天人治天民則淫用非彝亦惟敬忌而已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嗚呼刑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不敬不忌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古者盛時畫像而民不犯後世刑書刑統律令格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然法立而奸生令行而詐起禁綱密而生氣促法如牛毛而犯法如蝟毛何哉非良折獄惟佞折獄不因法以原情乃任情以弄法其害不可勝言矣彼蒼者天謂之何哉余來永嘉寓於泮水之東鄰有王與之者癯然一儒叟也闔閨門之內絃誦不絕聲遂遣子就學焉而未知其明於刑也暇日出示一篇名欽恤集而序之曰情有萬殊法有萬變獄貴得情刑愼過制又曰善用刑者不移情就法有味其言適印我心顧余一生讀書不讀律今老矣濫任簡爭之責每焚香對越丹筆躊躇凜乎天地之臨鬼神之質朝夕冰兢欲寡其過庶中正而未能也今往何監於刑書乎胥古察

辭本乎誠信此不唯其書惟其人非與之不足以語此延祐改元壬寅暮春西川趙許岳甫書於郡治瑞安王天錄本

刑名通義李仲謀序

佚

余嘗讀康叔之誥甫刑之訓其言刑期無刑之旨藹乎仁人之用心也唐虞畫像鄭鑄刑書其事雖殊冀民之不犯則一而已近世崇尙儒術習譚孔孟者往往羞稱申韓若知爲治之本矣然刑不能以不用迺斷義法律輒取辦於臨時甚可慨也今之爲吏治者必以通制爲宗然於起義措辭或有所不請焉永嘉王君與之生宋之季世孫業於儒元興始由儒而從事於吏深病世之爲吏者惟務刻深而疎於理取古今法律之文徵諸經傳而研究其義犂然有得於心公卿大夫事有疑難輒從君辨解有補於吏治旣難以吏僕復慮不能偏以語諸人也遂集通

例比類作無冤錄以明檢覆之法式作欽恤錄以辨刑殺之情罪既老復作是編名曰刑名通義以補二集之遺闕多方訓迪不憚精詳將以救爲吏者之失焉余得君稾而觀之見其分章明白據古證今無非發明好生之大德重倫紀而崇禮化忠厚惻怛之心藹然見於言外可謂有補於孔孟之教者殆不可以申韓之書例觀也抑君由吏入官致政邑宰澤及子孫行年八十有三而步履不衰亦可見忠厚之報矣因敬序之至正三年龍集癸未清明日臨川李仲謀書於永嘉之郡學瑞安王氏錄本

禮防書樂清縣尹王公行狀

佚

李孝光故承直郎溫州路樂清縣尹致仕王公行狀公諱與字與之皇祐賢良方正儒志先生四傳至樞密承旨勝勝子計議至道至道子右文殿修撰益大郎公父也自少有成人志問學窮日夜尤注意於法律

弱冠用部使者劉公牧之薦擢爲郡功曹蒞事勤敏守丞憚之歷處州麗水衢州開化徽州黟三縣典史陞杭州路鹽官州提控案牘行省左丞相脫驩公擢爲理問所提控案牘省臣凡有疑獄靡不屬公讞焉輒多所平反摘奸發伏抑强扶弱政化洽和改處州路總管知事轉湖州錄事不上請老於朝遂以承直郎溫州路樂淸縣尹致仕至正六年十月終於家年八十有六公旣明於律且歷仕有得作無冤錄欽恤集禮防書行於世從政者多取法焉瑞安王氏錄本

農家類無

醫家類

宋

王氏執中鍼灸資生經

七卷讀書附志上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

存

銅人明堂黃帝岐伯鬼臾區留以活天下後世自隔膜透膚之妙無傳乃謂是能絕筋腕傷血肉主堅而畏之爲疾則甘心於庸醫百藥之俱試須知病在巔者必灸風池風病非桂枝豈所能攻病在臂者必灸刺鳩門非枳實輩所能下遂至於束手無策豈不謬哉近世朱肱龐安上俱爲藏法諳知可亦謂病當以刺愈三術鄒挺帝以活法爲鍼灸科歌括古聖賢活人之言賴以相傳今東嘉王叔權又取三百六十穴閒留巔末行分類別以穴對病凡百病之說切於理久已乏見得於心者聖人指鍼灸之書至是始畧備古聖賢活人之意至是始無遺憾傳謂爲人子者不可不學醫余親歲八十精健力强非賴此書耶因併醫術世傑訂證可傳見者十有八條鋟木庾司以補累代之闕時嘉定庚辰孟夏朔季濛節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等事徐正卿序

余得梓澧陽暇日見文籍之目有灸經後親故惠書及士夫之經從者多以印置此書爲託扣其所以乃前郡博士王君執中之所編著也求其版則亾之矣豈好事者携之以去或守藏者不謹而散逸之耶然是經流傳既久豈無存者冥加搜訪竟未得之憶餞中有淮東庾使徐君正卿所刊鍼灸資生經起而視之其引序歷述東嘉王叔權發明編類之功且謂鍼灸之書至是始畧備古聖賢活人之意至是始無遺憾則知王君之用心亦仁且至矣所謂叔權者其王君之字歟一日出示醫諭劉漢劉一見驚且喜曰王君所刊正此書也今之刻畫精緻視昔有加究所繇來葢徐君嘗主民曹於是邦得此書歸而刊之耳吁是經也王君首刊之澧陽今不復存徐君繼刊之海陵其存與否又未可知版之不存則二君之志將遂湮微豈不惜乎余負丞於此適攜以偕殆非偶然者亟命工鋟梓以廣其傳使是書得不泯絕其於衛生豈曰小補

紹定四年四月望朝散郎澧陽郡丞趙綸序

讀書附志上鍼灸資生經七卷右王執中所編也執中東嘉人嘗爲從政郎澧州教授云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鍼灸資生經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葉氏廣勤堂新刊蓋麻沙本也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嘉定庚辰徐正卿初刊序稱東嘉王叔權作又有紹定四年趙綸重刊序稱澧陽郡博士王執中作而疑叔權爲執中字以字義推之其說是也其書第一卷總載諸穴二卷之末分論諸證經緯相資各有條理頗爲明白易曉舊本冠以徽宗崇寧中陳承裴宗元陳師文等校奏醫書一表與序與書皆不相應考裴宗元陳師文等即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之人殆書賈移他書進表置之卷端欲以官書取重歟然宋代官書自有王惟德銅人鍼灸經曷可誣也

張氏醫道產科大通論方

一卷國史經籍志四下

佚

經驗方宋慈洗冤集錄五

佚

洗冤集錄五推官宋瑑定驗兩處殺傷氣偶未絕亟令保甲各取葱白熱鍋炒熱遍傅傷處繼而伸吟再易葱而傷者尤痛矣曾以語樂平知縣鮑旂及再會鮑曰葱白甚妙樂平人好鬭多傷每有殺傷公事未暇詰問先將葱白傅傷損處活人甚多大辟爲之減少出張醫道經驗方

王氏碩易簡方宋史藝文志六碩訛磧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十三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十三宋史藝文志六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三易簡方一卷永嘉王碩德膚撰增損方三十首㕮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爲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於世

案文淵閣書目十五醫書有易簡方一部二冊一部一冊並闕當卽此書

屠氏鵬四時治要方讀書附志一文淵閣書目十五並無方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十三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十三讀書附志一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三四時治要方一卷永嘉屠鵬時舉撰專爲時疾瘧痢吐瀉傷寒之類襍病不與焉

讀書附志上四時治要一卷右永嘉屠鵬字時舉所著戴文端公溪爲

之跋

明

項氏昕脾胃後論目十四千頃堂書

佚

藏員序昔者黄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爲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爲之先叔和之評三部脈以得胃氣爲之主葢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分居於上下而爲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賓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爲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爲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爲脾胃論一書葢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

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早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明善韓先生於越上同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爲最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爲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爲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於後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衞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攜至海上乞一言爲敘引竊謂醫之爲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斬斬焉知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爲高而又不能博極羣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輾轉以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憫

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遊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爲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旣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埽二者之弊而爲醫家之大成矣其爲此論以三墳古書爲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爲羽翼以古今名方爲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證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與序而歸之余固不能以苟辭也彥昌名昕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閫奧爲世所稱云九靈山房集二十一

醫原九靈山房集二十一

佚

戴良抱一翁傳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上姓項氏名昕字彥章晩更自號抱一翁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脈經稍長學易趙

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胲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脩來越出金源劉河閒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悔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鄴見戴全父仝父亦是郡儒者爲談五運六氣機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撟引案摩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伎於是爲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門人學于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何乎曰脾胃乃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

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曰陰甚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爲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容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人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盛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脈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虛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脈必沉遲

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噤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與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熱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邪

必丙慄也表氣虛微六氣不守故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盛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爲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貴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爲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胸鬲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爲諸逆上衝諸逕腫滿諸氣鬱冒皆逕火爲病法當瀉火在上則涌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爲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耶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證有虛實脈有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逕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

逆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證皆爲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葢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脉必弦濇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旣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葢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爲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葢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爲寒是也其脉必虛浮遲濇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葢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决不肯以寒凉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畫之若是與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爲治安可限以南

北之分而有寒熱之負異哉又問原病式以溼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爲諸痛乃熱鬱於內故爲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爲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沍而爲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爲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溼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閒風爲百病之始而春爲溫風夏爲陽風秋爲涼風冬爲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卽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榮茂飄搖而甚民病飱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內鬱則溼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爲吐下霍亂此皆溼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爲熱本指瘡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卽不以寒言至於急

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證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爲有寒而無熱斯茲折衷之道也其於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府書吏在鄞爲帥府令史在閩爲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尙也翁暋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藁及脾胃後論別誤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論曰抱一翁爲醫四十年其所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醫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與九靈山房集十九

翁氏應麟內經直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萬厤溫州府志十三翁應祥精於脈理篤信古方書所著有內經直指

尚書尹公臺為之敘

案翁處士應祥萬厤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方技傳並有傳

杜氏德基醫藥啟蒙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杜處士德基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有傳

溫州經籍志卷十六終

嘉興嚴景商校

溫州經籍志卷十七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天文算法類

宋

王氏奕補正漢天文志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元

陳氏剛渾天儀說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作渾儀圖

佚

明

章氏元梅天文圖歌

一卷侯一元章千峯墓表

佚

侯一元章千峯墓表所箸天文圖歌凡一卷膓山續集二一卷千家詩注一十八卷道光樂清縣志十六

右推步

算書無

術數類

數學無

占候無

宋

朱氏失名陰陽精義

二十篇文獻通考二百二十國史經籍志四十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七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並作二十卷誤

佚

葉適序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爲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醕以爲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僩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在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羣在語連日夜指芥原韭燎塼鱗而督之曰藥苙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爲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過之瞠目戛如也酷嗜地理說(文獻通考二百二十引作談)山如啖禽(通考作蕉)浮海葬妻大共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通考作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通考作壽藏)門人裹糗(通考作糧)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爲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俛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與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爲書首(水心文集十二)

宋元學案三十二朱先生伯起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爲友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陳君舉欲爲之序不果水心序之

案朱伯起鄭文肅公伯熊弟子其名及事跡並無攷

明

項氏喬風水辨

一卷 千頃堂書目十三

存 甌東私錄本

案風水辨一篇見初刻甌東私錄弟三卷篇目下自注初予葬母費氏於慈湖北村談風水者謂將不利於冢子冢婦之家過於猜恐故作此辨後坿論風水語錄三條陰陽論一篇其書力闢堪輿之說援經據古反覆辨證足以鍼砭流俗故同時講學諸儒如唐順之羅洪先歐陽德黃佐等並深取之見論風水語錄

據千頃堂書目當時蓋有單刊本今未見傳帙惟坿編私錄者猶存於世云

國朝

楊氏令吉地理折中

二卷 沈德潛歸愚文鈔十一

未見

沈德潛敘葬者藏也人子之葬其親所以安先人之靈魄非爲生者求福澤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兆域註公墓君墓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註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也古者墓地同處分其地使有區域而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非如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也其時稽疑者付之筮人卜人而後世陰陽拘忌之說不聞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踰月中安

得遇善地並吉日也且葬孔子者係子貢之徒而孔子萬世王祀遠而彌昌古來帝王陵寢蔑以過之而子貢之徒未嘗徇陰陽拘忌以葬其師也至晉郭璞始有葬經璞既著書必無舍善地以葬其親者而王敦之亂禍不旋踵郎其效可覩矣後世葬師又竄易其書以僞亂眞紛紛箸述者多如牛毛眩惑是非皆以禍福動人而貲以營己之利雖有孝子慈孫莫能大破其邪說以求遂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初心吁可歎也永嘉楊子孚吉箸地理折中一書大義本郭氏葬經而指其竄易之謬又折衷於司馬溫公朱子劉誠意伯諸儒論說凡上下二卷其中測水脈度地氣正基兆循禮法一歸儒者之言俾爲子孫者誠信焉而勿之有悔誠習俗之鍼砭也是書出而授之學者傳之都邑欲務其親者守先王之禮而又參考楊子上下諸篇庶無惑於榮利以暴露其先人者

案楊予吉事跡無攷

林氏翾葬書易悟

二卷

存蔡順林近刊本

右相宅相墓

占卜無

元

鄭氏希誠元妙經解

一卷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

存星命溯源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星命溯源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不著編輯者名氏第一卷爲通元遺書稹錄唐張果之說凡三篇第二卷爲果老問荅

稱明李憕遇張果所口授凡四篇第三卷爲元妙經解稱張果撰元鄭希誠註第四卷爲觀星要訣第五卷爲觀星心傳口訣補遺均不云誰作詳其題詞似要訣爲鄭希誠編補遺又術士掇拾增希誠所未備也希誠自署其官曰主簿其籍曰瑞安其號曰滄洲始末未詳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通元先生五星論一卷元妙經解一卷寫本右書論官命五星相傳是唐元宗時張果所撰其經解係元主簿瑞安滄洲鄭希誠所釋末附鄭氏觀星口訣則希誠所著

鄭氏星案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陸位果老星宗本

命之理微聖人所罕言也後世專是以名家者不啻十數獨通玄經傳自唐之張果析衷羣言視諸家最中肯綮厥後得其傳者寥寥無聞胡元時浙溫之安固鄭希誠氏曾遇異人授以通玄之學用諸祿命發多

奇中人因神之遡拾其批辭彙而成編有得之者祕錄珍藏不啻隋珠卞玉其所推休咎纖悉不爽視之通玄若合符節予聞窮星象之理無踰於通玄得通玄之傳無踰於鄭氏茲集也稽象緯以卜終身考限度以知流歲得失窮通罔不咸備凡鄭氏之精蘊得諸通玄者此其盡泄之矣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由是以進果老之閫域將綽綽乎有餘裕已予不私其有而廣其傳故不自揣其蕪陋謾書以序諸首居士陸位識

嘉慶瑞安縣志九鄭氏星案元鄭希誠撰見果老星宗

案滄洲鄭主簿希誠雍正浙江通志萬厤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方技傳並有傳所箸元妙經解　四庫全書箸錄然世無梓本余亦未見惟明人所編果老星宗卷十附鄭氏星案四十條詞句頗淺俗蓋傳其術者掇拾所推星命錄存之者然萬厤

府志稱希誠書不傳今所撰占詞七十二張行世則與星宗所載不合術數家言輾轉傳授往往傅託羼竄不可究詰今姑依嘉慶瑞安縣志錄存其目其是否出希誠手則無可考也

右命書相書

宋

薛氏季宣遁甲龍圖

四卷艮齋浪語集三十

佚

自序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興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天兩

地錯綜以變八卦相盪當碁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斡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遁以體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示人以榘範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則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為之任天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顧若是乎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守豈無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亘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葬卓之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道寫符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

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
制周禮雖如書方貫棒射天殺神祇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尙皆有取
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於怪其書與術今顧傳於星官卜
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薦紳先生葢所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
眞聖人之遺術也稡其方論去其誣黍幸甚成書四卷推原所自命曰
遁甲龍圖云艮齋浪語集三十

國朝

王氏祚昌奇門一掌編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林氏𦐊奇門蠡測

五卷

存

右陰陽五行

藝術類

明

姜氏立綱東溪書法

一卷 千頃堂書目三

存 文苑堂刻本

右書法者乃太僕寺卿姜立綱先生之筆也觀其點畫形體端莊嚴肅士大夫品其有正人君子立朝之象噫豈虛譽哉後之君子卽此是學因其筆而得其心法其心正則筆正如正人君子則其爲益不小矣豈特爲六藝之一而已哉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跋

案東溪姜少卿立綱萬厤溫州府志翰藝傳嘉慶瑞安縣志文

苑傳並有傳今所見書法一卷題曰永嘉姜立綱著葢即千頃堂書目所載東溪書法也余所見墨本末有文苑堂勒石五字不知何時所刻書首列永字圖八法八病六書圖（嘉慶瑞安縣志本傳今鄉所藏立綱遺筆及八法一卷疑即此永字八法也）大抵臨池常語無所考證後爲字式百二十四條則又別立名目各書八字爲式若官宮等字則謂之乾覆且里諸字則謂之坤載之類每條又各附小注則多論用筆之法其中標目既不雅馴注語又復舛陋遂至月傍則月肉不分趨衣則衣示無辨（月傍趨衣並原書所標名目）解觧分爲兩形閒間昧其一體使果出東溪之手不宜謬陋至此殆明時書肆無識之徒以其名重而假託之與觀其字式內崇正一條注云崇正姜公法也姜公字晝不苟如正人端士立朝嚴整流動學者心契而宗之云云則此書不出東谿其明證矣原本後有文衡山

跋詞旨俚淺爲甫田集所不載殆與本書同出一手僞託以其

流傳既久姑爲錄入而附辨之於此

楷法大成

一卷胡文煥格致叢書

存格致叢書本

右書畫

琴譜無

篆刻無

明

林氏應龍適情錄

二十卷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十五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四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四適情錄二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明林應龍編
應龍字翔之永嘉人嘗充禮部儒士是書成於嘉靖乙酉前八卷載日
本僧虛中所傳弈譜三百八十四圖第九卷以下爲外篇補遺圖說則
應龍所蒐輯也

棊史

二卷千頃堂書目十五明史藝文志三

未見

陳氏謙壽弈書則易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陳處士謙壽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方技傳並有傳

國朝

葉氏嘉掄改定漢官儀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案葉貫林改定漢官儀見林敏齋所作墓誌其稾今未見以意推之葢以宋劉攽漢官儀所定除罷賞罰讌飲及博采貴賤或未允當重爲更定者劉書今有歙鮑氏刊本非改應仲遠漢官儀及衞敬仲漢官舊儀也

右雜技

譜錄類

器物無

食譜無

明

姜氏淮海族譜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吳氏彥匡花史

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六

存手遜學齋藏藁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六花史十卷內府藏本明吳彥匡撰彥匡爵里未詳是書葢本常熟蔣養菴花編松江曹介人花品二書推而廣之得百有餘種每一花爲一類各加神品妙品佳品能品具品逸品標目𠞰以前人遺事及咏花詩歌大都以意爲之所品第不必皆確也

國朝

黃氏漢貓苑

口卷

存永嘉黃氏刊本

林氏翳學署花木記

一卷

存 泰順林氏刊本

右草木鳥獸蟲魚

雜家類

宋

宋氏之才三餘錄 艮齋浪語集三十四

佚

薛季宣宋侍郎行狀家有雲海後集三餘錄詞林合如干卷 艮齋浪語集三十四

案雲海宋侍郎之才雍正浙江通志儒林傳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葉氏適習學記言序目

五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 文獻通考二百十四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七 宋史藝文志三作四十五卷

存 遜學齋藏明秦四麟鈔本群 待周氏藏明葉道數鈔本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間研玩羣書更十大寒暑迺成序目五十卷子寀既以先志編次誌今越帥新安汪公鋟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縣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爲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

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爲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腧中肓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閎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日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兵而縣官受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悛定矧以舊虜垂亾邊方數警肇釁將絕遂爲後總特祕而未傳嗚呼誰能知先生之苦心哉然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嗣欲殺節鎮之權我朱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所表見於斯也

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山陰孫之宏序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歷代史（別本史下有記字）訖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於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語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微箸文理之盛衰所關于世教者尤切今孫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排比次第聚爲一書總五十卷發以序文諗余鋟板郡齋工未竟遽振文來具道水心箸述前後與余所得於德叟者同余嘗反覆紬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讀者幸（葉鈔本作必）有考焉德叟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淸皆水心高弟云

癸未良月望日新安汪綱仲舉父書

余好嗜與人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其時世之汙隆相會卽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校水心

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爲之一再覯其得失參半于宋人中頗爲不入穎流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疵責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爲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爲好異特欲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爲然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南昜道轂葉氏寫本跋

直齋書錄解題十習學記言五十卷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正則撰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爲眞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爲僞也且既曰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則亦知之矣遠自七略下及隋唐國史諸志李邯鄲諸家書目皆未之有豈不足以驗其非古出於近世好事能文者之所爲而反謂

孟荀以來無道之者蓋望而棄之也不亦惑乎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七習學記言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葉適撰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謚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爲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屑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虛齋作註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爲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謇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爲政仲尼不爲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詩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爲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

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宋元學案五十四宗羲案黃溍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槩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黃百家曰習學記言存於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

其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

案水心習學記言序目孫之宏敘謂初先生輯錄經史百家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閒居玩索書更十六寒暑迺成序目五十卷攷景定建康志十四開禧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三年七月召赴行在宋史儒林傳四韓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寧宗紀二開禧三年十二月己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則此五十卷者乃水心絕筆之書也水心論學在宋時自爲一家不惟與洛閩異趣卽於薛文憲陳文節平生所素與講習者亦不爲苟同此書論辨縱橫說經則于繫辭禮記檀

引孔子門居中庸大學咸有遺議論史則不滿於史遷班固論文則不滿於韓愈曾鞏其詆苛前人信不免太過然其論太極先後天及尚書論語大學無錯簡則在講學家爲不聒于衆咻者至于諸史自戰國策史記迄唐書諸子自老子荀子迄兵家七書靡不該覽綜貫抉其義藴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未可以陳伯玉所論遽譏其偏駁也

又案汪跋謂所見凡二本一本分前後兩帙出於林居安一本合編爲五十卷孫敘謂水心子冡所編次汪氏據以刊行今世藏書家展轉傳鈔皆出汪本林本遂不復傳然以汪氏所述推之林本先後分合義例不甚可解固不若孫本之精整然今本書末亦有學生林居安校正一行則汪刊雖依孫本亦經林氏手校矣又四十六卷末孫氏坿記云按諸子書惟莊列文中子

不及論逊先生嘗答之宏書云記言序目孫卿後僅有四卷如莊列諸書雖熟商量莫知所以命筆只得且放過以此且欲將文鑑結尾作了當去又云莊列文中子向本欲先下手爲其當條理處太多不勝筆墨頗若煩碎合爲一論則又貫穿未易此二書黎諒緝水心集未載是此書終文鑑水心手定本固已如是至云荀卿後有四卷則與今本又不合今本荀子在四十四卷後四十五卷管子四十六卷孫吳司馬法六韜三畧尉繚子李靖問對四十七至五十卷並文鑑凡六卷疑葉宗及門人編定時或有分并矣又直齋書錄解題一載水心門人建安袁聘儒逊釋葉氏易說一卷卽逊釋記言說易之語詳辨誤其書今未見附識于此

李氏之彥東谷所見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千頃堂書目十一宋史藝文志補

存左圭百川學海本　曹溶學海類編本題東谷隨筆

百川書志九李東谷所見一卷宋永嘉東谷李之彥撰凡三十事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東谷所見一卷內府藏本宋李之彥撰之彥永嘉人東谷其所自號書中教導一條稱游湖海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敎尋常白屋之類亦多則老塾師也是書凡十三則皆憤世疾俗詞怨以怒末載太行山戲語一條謂是非不必與世人辨葢其篇中之寓意前有自序題咸湻戊辰小春正宋政弊極之時也

案李之彥事蹟無攷東谷所見一卷皆論當時風俗時政之敝文義頗明淺殆偶爾記識非有意撰述也惟載永嘉科舉極狠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膽公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云云足見宋時吾鄉士人得解之難此外無可采者

戴氏栩諸子辨論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佚

明

張氏純存愚錄千頃堂書目二十三作存愚集誤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

存翰林院儲明刊本遜學齋藏影明鈔本

存愚者滄江張子之目錄也張子之學嘗博矣而反約焉是故仰觀俯察闔究旁通有所遠覽深識劄以記之積之既久遂盈緗帙鏡省繩法將于斯乎在爾甌東項先生一見是書亟稱之曰是爲不落言筌超然獨詣可傳也於是其二子遂刻諸家塾以傳嗟乎學而求諸其心而已博者博此者也約者約此者也聖賢之學求諸于一而無遺俗儒之學求諸乎萬而不足此學之所以日離也今世稱學者靡不淹貫究其旨趣勦說雷同能自得者或寡矣夫是之謂書肆迺張子之見則誠異是不汩精神以求諸聖外合聞見而通諸心故其書之所言雖天文地理

人事物情莫不各臻至理擬議詮釋一不詭於聖人噫豈易得哉由斯
博約可以會夫一矣而書曰存愚尤見其歉然而不自足充斯志也雖
聖賢同歸可也嘉靖丙午冬日同志生體齋王應辰序

夫學非徒博也必也貫乎道言非徒飾也必也濟乎義任口耳之末而
雕辭綺語以爲工其學也吾以爲書肆其言也吾以爲說鈴是何奚取
焉滄江先生博物洽聞究心大業暇日讀書有會於心隨札記之積而
成帙閒出以示果曰斯一得之愚存之以備攷爾果受讀而歎曰美哉
辨而確易而賅博而知服道之脩而義之藏也是故發明聖眞闡示彝
則教學宜矣綜述徵言覈稽往蹟鑒戒箸矣揚摧政體疏觀造化俯仰
備矣以至詩詞有評典禮有考多識於品彙俗尚之微道器貫矣脫牿
見聞洞昭靈識何其學之貞而言之雋也昔東發黃先生汎覽載籍厥
有日鈔西山眞文忠公讀書有記要皆紀其所自得者若劉賓客之嘉

話吳宜齋之野乘龍光子之箓光錄其言鬼瑣而鮮經好事者猶競傳之以助抵掌然則是編之作掩迹三子矣其與日鈔讀書記竝傳復奚喙耶果從弟叔本先生之館甥也請付梓人是用序之以弁諸首簡嘉靖丙午孟冬朔後學王叔果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存愚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明張純撰純永嘉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至南康府知府是編雖自稱尊崇道學然實無所發明至以王制五祀爲金木水火土又以鬼怪不經之事襍入卷中以解經傳亦殊失醕正也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己集存愚錄一冊刊本右明永嘉張純撰前半論性學史評兼及詩品後以襍說綴焉

甌東私錄五張滄江純云中庸鬼神即世俗所謂鬼神故下言使天下之人以承祭祀註引解太闊雖是鬼神恐失立言之意大抵古人欲人

敬畏必深言不可欺處以警省之此說最是亦可以證易說於鬼神之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謂人心生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然性命與形氣原不相離人心與道心原不並立道心既常爲一身之主則一身之所主者皆道心也安得謂之人心陽明予鄉曰心一也未雜於人僞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夫旣曰雜以人僞謂之人心矣安有人僞復得其正而可爲道心者乎況仁人心也聖賢經傳未有喚人僞爲人心者善乎吾友張純曰人心惟危葢曰大凡人之一心其惟危也何也道心微妙難見苟無精一之功則欲心乘之未有不亾者不亦惟危乎說箇道心卽有箇欲心不必以人心對道心四字爲句如古詩句然豈拘於對舉耶此似可破千古之疑書之以俟后聖云

案張滄江存愚錄明刊本卷耑止題曰存愚而王體齋敘標目

則有錄字自相違異未喻其故其書不分門目大都論學者十之五六雖尟精語然當心學橫流之際能祖述先儒不爲新說所淆即不失爲篤實未可以無所發明槩議之也至攷論經史及唐宋詩文則攷證未博如謂飲器爵象鳳皇宋趙鼎李綱涇修諸條並多舛謬其後半冊多節錄先儒言行及古書名物制度既無論斷又不箸所出書體例亦嫌龐襍疑滄江手稾本隨時劄記以備遺忘諸子刊行時失于刪正也又愼江文徵六十一載滄江所作五誠五篇其文亦見此錄然無五誠之目文句異同亦夥其爲周氏即據此錄采入而有所釐削抑滄江此文別有定本編入文集均未可定也

又案　四庫提要譏此錄以王制五祀爲金木水火土攷此錄本作穀水火金木又泛論五祀不主王制與提要不同余所見

翰林院儲明刊本卽乾隆間浙江巡撫采進天一閣本提要所

云蓋偶誤也

國朝

李氏錫瑞子甑子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右襍學

宋

陳氏昉穎川語小

二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八

存錢氏守山閣叢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八穎川語小二卷永樂大典本案穎川語小宋史藝

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

而不箸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謚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謚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臠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任入官累除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卒謚淸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淸閟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愼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騤文則其中疎舛之處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史記註謂叵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珽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

招謂鈍尾謁爲獺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臣麈史謂林遹詩郭索鉤輈用本草語則未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愼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沿譌襲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證尤足以砭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怪者有益多矣袁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即永樂大典所存者畧以類從編爲二卷

案陳節齋潁川語小宋以來書目及府縣志並未著錄惟永樂大典內尙載其文題陳叔方撰葢明初傳本不箸撰人纂修者僅據敘跋所舉姓氏不暇詳攷遂題爲陳叔方也今本前後無敘跋葢明人刪之今以其書核之其論葉文定進卷趙紫芝詩及仰孝子忻同姓圖皆涉溫州文獻 四庫提要定爲節齋作最爲精審至書

中辨證經史字義援据亦至詳博如論詩景行行止非企慕之義席唐明皇孝經注序景行先哲之誤誕彌厥月誕訓大非訓生育彌月爲滿十月不可用賀生子滿月若此之類並足鍼砭流俗沿襲之謬又謂兄弟之子爲姪蓋取字林音義作丈乙切呼之（字林南宋時猶存見書錄解題三）亦有餘攷證雖卷帙不多在宋元說部書中亦可謂有根柢者矣惟云溫爲永嘉郡俚俗因西有嘉州或稱永嘉爲東嘉爲未詳考則不知唐高祖武德四年曾置東嘉州（見唐書地理志至近儒洪齮孫補梁疆域志一据太平寰宇記之羨文謂梁時置東嘉州則謬訛也）又論姓氏一條引許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等語乃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康成駁許慎五經異義說叔方引作許說蓋是筆誤提要亦未辨正故附訂之

周氏元龜管見要略霽山集五

佚

王氏奕多識錄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蔣氏焱經史補遺千頃堂書目十一宋史藝文志補

佚

萬厤溫州府志十宋進書補官蔣焱永嘉人蔣叔輿子見浣川集

右雜考

宋

鄭氏伯熊愨語東嘉先哲錄六

佚

記聞東嘉先哲錄六

佚

東嘉先哲錄六鄭伯熊六經口義拾遺戇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原注見郡志

李氏季可松窗百說

一卷阮元揅經室外集五知不足齋叢書本

存

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爲博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復遇之於臨安出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辨文王不傾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貌僞不疑詭辭以抗衆魏武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服硫黃釋寶誌妖妄仙家不壽考士自負爲不幸皆大有益於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宋子京作唐史至贊杜牧曰牧論天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一言之當見賢于宋

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于牧一等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月十九日東嘉王十朋書案梅谿前後集不載

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始余以職事造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直自視古人爲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固者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淡然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辯其論詳使其更閱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丁丑秋冬拙齋葉謙亨父書

季可論王霸大略踔厲百家至於藝文乃餘事從游二十年未嘗有過失茲予平生所欽服也百說之作易取鷸賦其仁義經綸渟涵之意自當有知者戊寅八日觀重書案此跋文有脫誤

上之處世懷卓絕之才王佐之器不幸無位其英略有所不能施設恥

沒世而無所聞故託言以見志李君季可松窗百說是也大略以採摭經傳爲文據正闢邪爲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處談古今治亂人物賢愚故事優劣迨兵家眾藝莫不纖微至當又仰服其行已無所戾歎息贊之而不愧云戊寅驚蟄前五日環衛宗室居廣書

李季可來見入門下馬標宇軒秀意必有所涵蓄者坐定出松窗百說退而觀之知其積於中者多矣紹興戊寅重午日贛州曾幾書

鄉里士陶冶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其說僴而巖幽而通洞見事情有補於世前賢未之及也大任辱在後進喜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意云

紹興戊寅下元日尹大任書

右松窗百說一卷南宋紹興閒永嘉李季可撰極爲王公梅溪所賞以唐杜牧擬之同時諸賢又各題識其後行都尹大任以其有補世教爲

之梓行蓋亦一時聞人百家之緒論也然稽之志乘既不列其名訪之藏書家均不著於錄以故構數十餘番沈薶於蠹簡敗篋中積六百餘年之久卒能不絕於世非其卓論宏議自足以不朽夫豈一二佔畢之士所能爲之力哉然續其墜緒紹衍其傳後之學者固當任其責也顧以傳鈔既久譌誤相承風葉滿庭埽除有待此在覽者或能諒之所惜出之稍晩未經　四庫全書採錄俾藏之　天府垂示無窮不無珠遺滄海之慨爾嘉慶癸亥十一月五日歙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學經室外集五松窗百說一卷提要宋李季可撰季可永嘉人摭拾古今實事而各爲論說凡百條王十朋極稱賞之謂其有益風教此於唐之杜牧紹興年間尹大任爲之付梓攷之志乘及各藏書家均未著錄書中直書所見以采摭經史爲文據正排異爲意同時如葉謙曾幾趙居廣諸人均有題跋此從舊鈔影寫

桼松窗百說每條皆有標目內惟史誤一條言嘗得晉開運中進士小錄其第十二人李若愚三代官秩名諱與五代史差互爲略涉考證暎山紅一條言白鶴寺前溪頭有折暎山紅花過者謂人曰山中見此甚佳置之軒窗几硯則不然爲偶載瑣事餘則皆評論古人辨析事理議論尙爲醕正季可事迹無致据卷末尹大任跋云鄉里上陶冶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然則季可豈中原故家避亂南遷者乎然今所見鮑氏知不足齋本卷端題東嘉李季可撰則又似非流㝢者但不知阮文達所見舊鈔本何如耳

彭氏仲剛諭俗續編嘉定赤城志十一作廣諭俗今從宋史藝文志三

一卷宋史藝文志三

存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一琴堂諭俗編二卷永樂大典本案宋史藝文志載鄭至道諭俗編一卷彭仲剛諭俗續一卷雖相因而作實各自爲書此本爲空豐令應俊輯二家之書爲一編而又爲之補論其末擇交遊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書之遺者也其書大抵採摭經史故事關於倫常日用者旁證曲諭以示勸戒故曰諭俗文義頗涉於鄙俚然本爲鄉里愚民設不爲士大夫設故取其淺近易明可以家諭戶曉以文章工拙論之則非著書之本意矣

案彭氏續諭俗五篇一曰崇忠信二曰崇儉素三曰戒忿爭四曰謹戶田五曰修陰德與鄭至道諭俗七篇並見陳耆卿赤城志三十七蓋鄭書作於爲天台令時彭書作於爲臨海令時並台州良吏也　四庫本則從永樂大典輯出已經後人增補矣

其言剴切明白可以警世崇儉素戒忿爭謹戶田三篇尤足鍼砭流俗如曰人能崇尚儉素則一身之奉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免稱貸舉息俯仰之求又且省事寡過安樂無事故富者能儉則可以長保貧者能儉則可以無飢寒崇儉素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爭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也俗語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於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理懇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鄰里之義戒忿爭分析財產務在和平寧可崇篤親屬損己分以資骨肉不可爭訴州縣竭家貲以奉吏胥謹戶田雖常語實至言也

元

曹氏理孫心遠齋筆記萬麻溫州府志卄七

佚

案曹處士理孫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葉氏棨鏡清紀拙忠貞錄一

佚

治平策略忠貞錄一

佚

明

劉氏翼鑑誣錄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七劉翼字容直號古愚永嘉人

張氏孚敬鹽雪編

一卷千頃堂書目五

未見

王氏湖楞散齋筆記千頃堂書目十二

佚

案王處士湖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項氏文煥亦與堂漫錄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佚

案項文煥甌東先生喬伯子其事蹟無攷

張氏鳴鶴游初子筆記

三卷千頃堂書目十二

佚

東越筆記

存
　檮菴日鈔寫本

　　案張教諭鳴鶴南康知府純子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東越筆記見周氏檮菴日鈔者凡五十三條不知是全帙否其書喜論心性然多涉禪宗如云一悟之後萬緣皆空一空之時萬事皆實諸幻盡滅覺心不動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皆虛寂之譚不若滄江存愚錄之醕篤也

　　又案東越筆記通志及永嘉縣志經籍門均未箸錄惟府志載東越手東注一作筆記今以周鈔筆記覈之則張書自名筆記手東盇別為一書今分別箸錄而坿訂之於此

王氏光經獻晉錄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佚

　　案王景濟獻晉錄書久不傳惟通志及府縣志經籍門尚載其

目其書大旨及獻替之義均不可攷惟府志循吏傳稱景濟嘗以刑部郎中卹刑山西谿疑辟二百三人疑獻當爲讞錄中所紀即卹刑山西時事也然各目皆作獻晉今亦未敢肊改謹附其說于此俟更攷焉

姜氏準岐海瑣譚集

十六卷

存永嘉張氏藏手槀本涵學齋藏鈔本

案姜平仲岐海瑣譚集從永嘉張氏藏本傳錄前後無敘跋專紀溫州一郡宋元明三朝文獻其曰岐海者取山海經海內南經甌居海中郭璞注語也所錄佚文舊事凡五百餘條採摭頗爲繁富其所引宋元古籍若永嘉譜之類多今所未見之書至于有明一代見聞既近捃摭尤詳惟喜譚神怪閒涉猥俗文筆

冗拙亦其一疵其采自它書者于出處或注或否體例亦爲未

純然當文獻散缺之餘得此一編以補亾校異就一郡而言亦

可謂考證之剬椒矣

陳氏錦席珍錄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陳副貢錦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稱其所著有席珍錄

漢壽亭荆州議樟木龍湫說荆州議以下不似書名疑所作襍

文篇目也

邵氏建章咫聞錄

四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未見

續咫聞錄黃漢甌乘補六

未見

東甌詩存二十八邵建章字少文號青門永嘉諸生著有維寶堂詩集

案邵少文咫聞續錄黃氏甌乘補所引凡一二條皆魯監國時兵事

鄭氏思恭客窗論世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見危長嘯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施氏元任山窗論略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崇禎歲貢施元任字天覺居城內荔浦令築土城以禦隘賊邑人立碑紀德

李氏倫林下迂談隨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無隨筆二字

佚

自家機杼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何氏堅玉華子

存 樗菴日鈔寫本

東甌詩存二十五何堅字子固永嘉人督府審理

案玉華子二十三條見周懋寵所輯樗菴日鈔寥寥兩葉疑非全帙其書襍論陰陽五行之理未臻精眇舊通志府縣志竝未著錄

梅氏應時松窗半豹 愼江文徵三十六

佚

青牛心印 慎江文徵三十六

佚

案梅應時事蹟無攷松窗半豹青牛心印二書見慎江文徵所載一解集自敘云於身心神體頗饒詮解疑亦揚明季心學之波者

項氏繼科 清華閣筆談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佚

案項繼科永嘉人其事蹟時代府縣志無攷

國朝

周氏天錫 竹嬾新箸 施閏章矩齋襍記

未見

矩齋襍記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

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慫慂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汙之溫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辯其誣見竹懶新箸

樗巷私紀花蹊樓集

佚

樗巷彙紀花蹊樓集

佚

楊氏森秀芝峯筆記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芝峯楊中書森秀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淸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錢氏存諧秋鳴襍錄道光樂淸縣志八

佚

案中雁錢訓導存詒道光樂清縣志介節傳有傳

鄭氏汝楫雙槐軒暇筆歐乘補九

未見

咸豐永嘉縣志十二進士表道光六年丙戌科鄭汝楫山東平原令

王氏朝淸雨窗瑣錄歐乘補六

未見

葉氏嘉榆簀林日記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金氏瑱漱芳齋巵言

四卷

存經學齋鈔本

胡珽序昔劉知幾纂史通劉勰撰文心雕龍二書爲千古論史譚藝之

祖後人踵之遂分史評詩文話兩門分隸史部集部始於宋盛於明
國朝諸老亦各有箸述漁洋山人撰池北偶談稽譚獻譚藝其目凡八
自史事詩文外更參以瑣記其例蓋昉諸宋人說部非漁洋所創也東
甌金左襄先生深於詩學所箸梨微山房藁醇而能肆雖不失大家
使世有漁洋其人者吾知其參盤敦於鐵尾山前當無愧色又熟於史
傳能貫串二十四家言自抒偉論是編上卷爲史評下卷爲詩話其間
瑣記逸事參以十之三四自題曰巵言示謙耳竊作者之意殆在踵王
氏之後庶駸駸以孫大劉氏之閫奧歟時道光己酉中秋前五日

林氏鶚歸田錄

二卷

存

借刊錄

四卷

存

右襍說

明

項氏文蔚清適編

佚

案項文蔚頤東先生裔仲子其事跡無攷

戴氏[二]清適編續集說古堂

佚

何白序晉友戴子齊世居夏仙山中舊爲仙人夏元鼎修眞處也予稱

選勝爲園因山高下襍置蕤樹古木入雲淸池貯月脩然霞外之致少

與予封仲氏讀書園中傳極鄴齊開適淸言韻詩輒手札記久之成帙

題曰淸適編余嘗謂人必有出世之標超然獨立于物表然後可以語經世舉世火宅欲燄熾然而我靈府泊然不爲彼欲所著沛然應之則何事不了下此則溺于紛華汩汩忘返譬彼長夏行烈日中渴吻生塵脇息歎絕脫若披襟長林之下蔭茂樹濯寒泉遡泠風寧有不洒然爽然者乎然則吾人泉石烟霞之趣何可一日不談也今子魯謁選北行當攜此帙俱往長安輪蹄喧擾之會東華軟紅塵堀堁漲天又無拳石勺水以沃內熱當其熱時子魯不妨人授一編不待窺濠濮而林水之趣宛在几案大足消其澳涊塵坌之氣則子魯贈人之寶當不啻西國青泥珠矣 汲古堂續集

包氏幼白玉石新編十二 甌乘補

佚

甌乘補十二玉石新編愼江文類包幼白著

案包幼白籍貫時代並無攷

國朝

周氏天錫 問古別編花萼樓集

佚

問古餘編花萼樓集

佚

問古邇編花萼樓集

佚

問古奇編花萼樓集

闕 瑞安氏藏手稾本

案周楞菴問古奇編手稾一冊臧瑞安　氏前後殘缺不知全書若干冊也皆撮錄唐宋以來評品金石書畫之語關坿舊聞

無所攷證

問古私編花萼樓集

佚

問古新編花萼樓集

佚

問古支編花萼樓集

佚

右襍品

宋

曹氏叔遠家塾手編岐海璅譚集五

佚

周氏元鼎訓鑑大蒐寶山集五

佚

國朝

周氏天錫樗菴日鈔

一冊

闕瑞安　氏藏手稾本遜學齋藏鈔本

棠樗菴日鈔手稾一冊亦藏瑞安　氏皆集錄鄉先哲遺箸首有鈌棠原本不知若干種今所存者王祚昌大衍圖樹變封馬一騰心識源流圖說何堅玉華子張鳴鸞東越筆記王祚昌園史釋彳覺證道歌釋時蔚參禪警語淸涼唐無箸禪師傳馬一騰阿彌陀經稺咏無名氏永嘉合谿戴氏祭規菰田戴氏宗譜凡例張純張氏族約凡十二種多罕覯之帙惟於各書原文閒有刪節首尾不全具耳

方氏飛鴻塵談助

二十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乾隆甲戌歲貢方飛鴻品學兼優從游者衆

郁氏豫鈍筆叢鈔

七十卷嘉慶瑞安縣志九作五十卷今從項氏藏本

存瑞安項氏藏鈔本

士人既不出而有爲則當思潛修一室自淑淑人斯其事不可泯沒即其人亦因之不朽而或乃高自位置睥睨一切借山栖谷汲以自藏而於己毫無所　事則徒然倉粟此程子所謂天地間一蠹也況乎事物有萬載籍極博窮年孜孜不能得其萬一而窺其底蘊何乃　之高閣束而不覩無怪其中心憒憒懵然不知所適從也且余聞南史稱王筠

自序云余少好書雖習見皆疏記無慮百千卷未嘗假手於人後重省覽歡忻倍深尤延之遂初堂書目李太史燾跋之曰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閉戶手鈔不輟一日言于余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衾孤寂讀之以當朋友幽獨讀之以當金石琴瑟甚矣哉古人之好學也余友郁子逸凡心地光明學問淵博與余晤對談必往來頻數素稱莫逆即余所集東甌詩存賴其廣爲搜羅比年來愛福泉山水之勝竟遷居就之余深恨晨夕不克相親乃不意其平日吟咏之暇博覽羣書有得隨劄記之經歷年歲遂成鈍筆叢鈔一帙而乞序於余余以衰老荒陋辭勿獲及披讀其書分門別類于古今禮樂制度服物采章奇聞異事眼花撩亂悉原原本本究其繁賾而疏其由來雖常見習聞一經指引輒如掛獲則是書爲故迹之相仍不啻新機之來會洵足爲後學益智糉也郁子之淑已淑

人其　惠盛心誠不可泯沒哉余因慫慂其授梓公同好以垂不朽庶不似蔡中郎之談助徒祕之枕中以自私也是爲序乾隆五十二年歲次丁未仲春月淸明前三日姻家眷弟余國光頓首拜撰於觀海山房

余秉資遲鈍不善記憶讀古人書　有心得輒隨筆記之積月累日漸成卷帙乾隆丙午歲爰分類重加繕寫爲卷凡七十夫載籍極博不能盡覽著作如林安敢追踪但披覽之下雲煙過眼惟恐久而忘也故不得不藉手鈔之力書既成名曰鈍筆叢鈔蓋取段柯古快眼不如鈍筆之語觸類引伸不敢多贅云自敘

右襍纂

明

鄒氏思素筆鋤三刻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國朝

周氏天錫永嘉叢書花萼樓集

佚

右襍編

溫州經籍志卷十七終

餘杭章見伊校